

大家小品

读蓝

马新朝

从开罗飞往伊斯坦布尔的空中，我陷入了冥想。我从没见过这样干净的蓝，纯粹的蓝，这种蓝在人间无处寻觅。世俗的蓝，往往带有人情绪的底色，杂质众多，而在我所看到的蓝，纯净，高贵，深远，一尘不染。如此的蓝中，竟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没有一点俗物，没有一个人声，它用大静和无限来说明自己的蓝。它看起来一无所有，而蓝就是它的一切，就是它无穷的财富。这就是我在地中海之上8000米的高空，所看到的景象，太阳高悬在机翼之上，整个天空是一致的蓝，大海全无遮拦，亦是一致的蓝，飞机就穿行在这种无限的蓝之中。在我过去有限的乘坐飞机的经验中，舷窗外每次都会有云，我会被那形形色色的云团所迷惑，包围。此刻的舷窗外，万里高空竟没有一丝的云，真是水天一色，天上是蓝，海上也是蓝。这种蓝里没有任何的异物和杂质，这种蓝来得非常稳固、坚定、平静。我读着这种蓝，渐渐地读出了生命之外的一些原素和因子，它看起来浅显却比神圣更加难懂。地中海在这里存在了亿万年，亿万年的每一天，它都在冶炼和思考，最终与天空的蓝达成了这种和谐的默契。在我出发的那个城市，有着1600多万人口，沙漠包围着他们，水是他们

凝神处，我听到有人的声音在叫我，我从舷窗外回过头来，空中小姐递给我一杯热乎乎的咖啡，我把咖啡捧在手里，重新感到人世间的温暖。奔跑的云层下，我看到有一个黑点在移动，缓缓地移动。她是那样的细小，像一个影子，一阵狂风就能把她刮走，然而，她又像一颗钉子那样坚定。她的背上背着一大桶的水，这些从远处水源取来的水，在她的背上轻轻地晃动，闪着幽光。她被水桶压得弯下腰，头向前伸着，几乎要触到地面。这是一位老妈妈，头发花白，石头



小村春意(水彩画)

望上度

竹林漫步

陆布衣的药香杂文

周华诚

杂文家陆布衣(陆春祥)最近出了一本新书《病了》。翻开一看，顿时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细细读之，从体例到行文都洋溢着一种药香，如一罐土陶坐在慢火上熬着十八味中药，其滋味也庞杂，其药性也绵厚；一个个篇什，在字里行间对纷繁世相作了一锅乱炖，好读得那叫一个酣畅。近些年来，各种报刊杂志都辟以大量篇幅用以刊登一类评论文字，盖因评论就是力量，评论就是旗帜。这类文字，可以用酒来形容——是啤酒，冲了太多水，淡而无味；是烈酒吧，一喝呛人，少了些叫人吧唧嘴的感觉。说白了，就是少了熬制过程，整个制作流程太流水线作业，也不能怪作者太没有耐心，只能怪媒体就是这么急

言的文章要好看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倘若中学生要多摘录几句名人名言以备考之需，那倒另当别论。杂文之杂，也在形式，如果成千上万的评论文章都是一副面孔，我倒看不出它们杂在何处，何杂之有。这本《病了》就很有意思，每篇文章之前都缀着一味中药，打开一篇杂文，先认识一味中药，其药理、功用都写着，可供玩味。也对，这年头的文章也就如路边野草，想要济世经国有点难，可认得的人仔细瞧瞧，那怎么着也是一味药，治些头疼脑热还是真有些效果。胡适大师不是早说过嘛，写文章分析问题也如同看病呢。至于有人说，中药担不了急诊室的重任，这实际上是一种双重的误解——只要用对了症，中药也是能治急病的。可惜，越来越多的医生急功近利加之对自己的水平不自信，愣是把中药远远地抛到一边去了。因此，陆布衣这本《病了》还可以说是对中药的发扬光大呢。

郑邑旧事

京兆王墓

王廷尊

巩义市西南30公里夹津口镇卧龙村的卧龙峰上有千年古墓一座，是北魏京兆王元太兴的坟墓。这里处于嵩山主峰峻极峰的北侧，山峦奇秀，松柏掩映，云雾缭绕。墓冢依山而筑，峻峭巍峨，高20米，占地2000平方米。京兆王，姓元名太兴。鲜卑族，系北魏皇族，积极响应孝文帝改革，由鲜卑姓拓跋改为汉姓元，袭父爵为京兆王。京兆王曾拜长安镇都大将军，后因“黠货”被削去官爵，不久又复爵。中年以后，京兆王改为镇夏州刺史，拜守尉尉尉。京兆王历尽坎坷，宦海沉浮，看破红尘，晚年辞去官职，剃度出家于嵩阴，法名僧懿。从此，暮鼓晨钟，青灯黄卷，悉心修行。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京兆王因病圆寂，葬于现在的夹津口镇卧龙村。墓前山下的开阔之地建有献殿一座，气势恢宏，巍峨壮观。光阴流逝，朝代更迭，如今只留下献殿遗址，遗址上荒草萋萋，砖瓦瓦砾遍地，当地群众俗称“殿坪”。京兆王墓附近的村子卧龙，曾长期被叫做“墓坡”。有关京兆王的故事，在巩义一带广为流传。



山河国图

王世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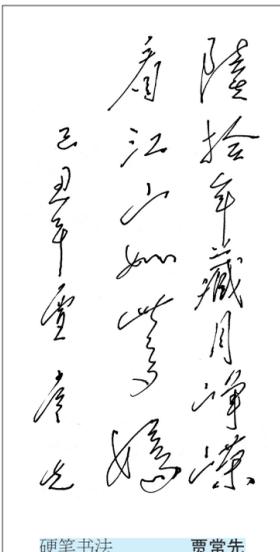
小说

味道

崔立

男人不抽烟，不喝酒，是个标准的好男人。女人当初就是看男人这样，才嫁的。可最近女人看着不抽烟又不喝酒的男人，居然咋咋呼呼不顶眼。前几天，办公室的刘姐几个还在议论，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女人说，不抽烟，不喝酒的男人，就是好男人。刘姐她们马上就笑了，说，不抽烟，不喝酒，那还算男人吗？刘姐还说，不喝酒也就罢了，还不抽烟，是男人的就该抽烟，烟草味就是男人该有的味道。刘姐说着，还扯上了公司新来的那个总经理，三十多岁的男人，既年轻又富有才华，你瞧他举手投足之间，那叫一个潇洒啊。特别是总经理抽烟的动作，真叫一个帅啊。走过他的身边，还能闻到从他身上散发的阵阵烟草味，真比香水还迷人。刘姐很少表扬男人。女人也知道那个总经理，确实够帅。不过，帅就帅，之前也没怎么在意过，被刘姐这么一说，女人就特意在总经理经过时使劲闻他身上散发的烟草味，还别说，这味道确实够吸引人。女人可劲地多闻了几

过这个机会，忙上去邀。女人像个老朋友一样向总经理做了个邀请的手势，可总经理看了看女人，却一脸茫然地表情，问了句，你说你叫什么？是我们公司的吗？女人顿时愣了。女人脑子里顷刻间变得一片空白。女人忘了自己是怎么回家的。女人只知道那一刻自己很狼狈，狼狈地有点无地自容了。女人到家时，男人正坐在沙发上抽烟。男人现在已经在很自如地抽烟了，一口一口地吸，然后一口一口地吐，吐出来的烟圈能变成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女人也点了一根烟。女人从来就没抽过烟。女人重重地吸了一口，然后，女人就被那烟味重重地呛了一下，呛得女人鼻涕眼泪都下来了。



硬笔书法 贾常先

俗古斋

酒文化的衍生物——吻

王道清

关于吻的由来，东西方传说不一。其中一种看法认为，吻始于罗马帝国。因为原来古罗马帝国严禁妇女饮酒(严重的男权主义，甚于东方)。当男子外出归来时，要先闻一闻妻子有没有饮酒，假若妻子无酒味，丈夫就要亲昵地吻她一口，这就是由闻到的演化过程。以后相沿习成，成了夫妇见面后的第一道礼节。吻在非洲某些国家和地区，不仅表示男女之恋，同时也包含着尊敬和关心。非洲土著居民视酋长为“父母官”，人们争相亲吻酋长走过的地面，以此表示祝福和对酋长的推崇。在罗马时期，皇帝允许最高级的贵妇人和宠臣吻他的嘴唇，次者吻他的手，庶民只能吻他的膝盖和脚背为“殊荣”。世界上还有一种吻头的礼节。比如在比利时王国的里兹镇附近的桑朗村，每年的春秋两季，都有一批来自德国、荷兰、法国和比利时各地的“光头佬”，来这里“朝圣”，他们见面后以互吻一下对方的光头为乐趣。

我那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家新他两口子会在这时来北京看我，还送来了钱。那时候北京余震不断，人心惶惶，好多人从北京乘火车赶往外地避震灾，很少有外地人再赶往北京，我怪家新他们不该这时候来北京，太危险了，但家新他两口子却说：我们想三哥了，不知道三哥的病治啥样了，就下了决心要赶过来，哪还管它地震不地震，见到三哥就放心了，不然在郑州觉也睡不着。

家新两口子在北京呆了两天，然后就回郑州了，他们走后不久，首都医院就通知我们为防震让暂时出院。祝湛豫大夫还特意来安慰我，并将他的电话、地址告诉我，说是等我回河南了，继续联系，继续给我邮寄治病的药物和药方。高新海说，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一张祝湛豫大夫给我邮寄到郑州的中药处方。他那样有名望的大夫，却有着如此的医德，为了给一个疑难重病的患者治病，竟坚持从千里之外的北京寄信寄药寄药方，他真是太崇高太伟大了……从北京回来后，高新海重新住进了铁路中心医院接受治疗。这一住就是几个月，又是吃药，又是打针，但病情始终没有大的改变。当治病的钱又一次用完时，高新海和二哥哥商量后决定出院回家，在家吃药，打针，针灸，按摩。

1976年10月5日，高新海从铁路中心医院出院回到了陇海大院自己的家。高新海渴望自己有一天能够重新站起来，但高新海哪里知道，他从此再也不能从病床上站起来，从此将成为一位高位截瘫的残疾人，人生的路上，还有更多的灾难在等着他。高新海，郑州陇海大院的另一位高位截瘫者，一瘫就是33年，33年漫长的岁月里，谁知道他经历了多少风雨和雷电？谁知道他经历了多少痛苦和灾难？但高新海没有倒下。他是不幸的人，更是幸福的人，33年的时间里，他被无边的爱心包围着。儿时的伙伴，少年的球友，当年的知青和陇海大院里一茬接一茬的人们，为他治病，给他盖房，背他下楼，抱他上床，

倡导精神文明 共建和谐社会 中共二七区委宣传部 特约刊出

连载

祖父和他的好友马相伯于一九一二年就中国当时的状况给教皇派尔二世写了一封信。他们认为像十六世纪传教士先驱利马窦的信件被背叛了。利马窦与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和皇室结交，把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传到中国，因此他的贡献在清朝前期很受爱戴。祖父和马相伯意识到当时外国人收购地产形成的一种体制是一种倒退的现象。他们的认为这对宣扬真正的基督教精神是有害的，他们也看到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教皇回了我祖父的信，他很支持我祖父。不久第一所由梵蒂冈设立的天主教大学在北京开设，正式起名注。一九二五年，教皇授权美国的本尼迪克特特教团在北京创办管理一所天主教大学，他们最终还是承用了辅仁这个名称，任命我祖父为大学的第一任校长。现在台湾辅仁大学还在，是一九六零年我父亲协助复校的。台湾辅仁大学在台湾重建的时候，父亲年事已高，他们就任命于斌主教(后来成为红衣主教)做校长，我父亲做副校长。现在在台湾，辅仁的纪念馆里有我祖父英敛之、他的朋友马相伯还有我父亲英千里里的展品。一九九三年我随北京人艺去台湾演出，该校请我去做过几场讲座，使我能短暂地继承了一次家族的传统。

我祖父和马相伯两人都非常热衷于按西方的模式把中国推向现代化，他们的理想是按英国的模式建立君主立宪制。我祖父把一帮不识字的人变成了一帮不识字的人，这个家族在清朝初年随军由满洲迁移，和开国皇帝一起来占据了中原。从一群不识字的人中走出，我祖父最终成了有文化知识的人，创办了一所大学，一家现代的报纸，创立了一个进步的子女学校，肯定还有其他我没有说到的事。只是最近我才发现他还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李大钊当时是刚创办的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他们是在北大认识的。我祖父还有一位好朋友是严复。严复是位杰出的学者、翻译家，一同参加了维新运动，是北大的第一任校长。

我祖父供养整个英氏家族，给他四个兄弟和一个妹妹各人一份地产，很有谋生的手段。甚至一次又一次为他倒尿、排便，更有来自党和政府、社会各界的关怀、关爱。一群平凡的人，在33年的时间里，用执着的爱、无私的爱温暖着高新海，与他一起风雨兼程，走过了一个有泪有歌有笑有爱的人生。1976年10月5日，高新海从铁路中心医院回到了陇海大院的家里。此时，钱财费尽，治病无望的高新海心里压着石头，眼里有些迷茫，从他憔悴的面容里能看出他心情的沉重。娘对他：“三哥呀，你不可能泄劲，咱这病大，不是三天两天能治好的，咱以后遇到好的医院，遇到好的医生，咱再治，只要找到病根，对症下药，这病说好就会好。”二哥哥说：“老三，人活一口气，咱得上这样难治的病，精神不能倒，精神一垮，那这病就更不好治了。咱现在保持好心情，吃着药，按摩着，肯定会慢慢好起来，咱不能急躁，急躁不利于治病。你现在心里胡思乱想，你虽然不会动，可有二哥哥在，你怕啥？二哥哥就是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腿。”“我知道，你们放心吧。”高新海眼里的泪打着转，对娘和二哥哥说：“我心里啥都知道，我知道这病难治好，我就怕我得上这病太累咱家的人，还有邻居们，心里很不好受。我要是能动，不累人，就是个癌症我也不怕，现在我是动也动不成，大小便都不知道，不要二哥哥和娘帮我排，心里想起来就烦。”娘用手指点着高新海的头，说道：“三哥，你个鬼崽子以后别这样来，也再别这样说，你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你就是变成鬼，娘也不会嫌弃你、不管你，娘上辈子欠你，这辈子该还你，别躺在床上成天乱琢磨，不住好还心，净往坏处想，啥时候咱这病能好？再说了，你二哥哥哪天嫌弃过你？”二哥哥接着娘的话说：“是呀，咱妈说的对，老三你以后别躺在床上瞎想了，以后多想想好事，少想想坏事，二哥哥照顾你，不嫌弃你不嫌累，谁叫我是你二哥哥呢？端屎倒尿这些不算啥，二哥哥早已习惯了，你一天治不好病，二哥哥就照顾你一天，直到把你照顾到病好为止。”“我知道，我知道……”高新海听着娘和二哥哥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脸淌下来。

水流云在



水流云在 英若诚自传

我的另一位叔叔爷爷，即老四英杰，想起他，我还有点念旧。他不像他已死去的大哥那样粗暴，但也是专业的摔跤手。传说他十四岁时就在一次决斗中摔倒了另一位著名的跤手“小玉五”。最年轻的老五好打猎，是个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很典型的被宠坏了的年轻人。他不像四爷爷，不会摔跤。他只是为了外出狩猎养了些狗和鹰。他喜欢打猎，可不能以此为生。我祖父知道他这个弟弟不成器，一直想着怎么帮他。最后，他给了弟弟五十辆人力车，开车厂子可以靠收“车份儿”养家。老五就靠这为生，过得还不错。我爷爷还把家业给了老三，这位三爷爷则开了从张家口到北京专门收购粮食的连锁粮店。他还开了家当铺。当铺的名声很坏，专门坑穷人。不用说，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当铺和粮店是最先充公的。也许是他幸运，三爷爷在失去这两项生意之前已经死了，他领养的儿子当时已经接管了这些店。三爷爷叫英世夫，天津的社交圈里都知道他是英敛之的弟弟。据传他当时在找合适的人做妻子，媒人都说：“英先生的弟弟，错过了！”那些好家庭都想把女儿嫁给他。他最后找到了一位出身名门、长得漂亮、还知书达理的女子做妻子。可不久他就不知从哪儿染上了梅毒，继而传染给了妻子。当然这就像英家这样的家庭是忌讳的事，闭口不谈。夫妻俩生不出孩子，领养了一个，也姓英，是表亲。